【特載】

三毛的快樂天堂

張雪婇[i]

摘要

三毛 (1943-1991) 是台灣二十世紀七〇年代和八〇年代的文化奇蹟。她在台灣 1987 年解嚴前的十年：1977-1987 獨領風華，成為通俗文學大家，以她浪遊世界的放達，開啟封閉島嶼一個窺探世界的窗口，給嚴謹考試制度下的年輕學子提供一個自由的法外典範，更重要的，她乾淨樸素的文字以及堅定「反社會」、「反體制」精神，建構了一個海市蜃樓快樂天堂。

本文專注在三毛這位浪人作家的自我定位，她一生與社會格格不入，卻在一種渾然天成的自然狀態中找到永恆安居。探討項目包括：小丑、囚禁、自殺、女浪人、自然之子、荷西 Jose Maria Quero Y Ruiz 及文化商品。

關鍵詞：小丑、囚禁、自殺、女浪人、文化商品

[i]世新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本文縮短版〈重讀三毛〉刊載於《文訊》409 (2019 年 11 月)：96-103。

(Special Report)

San Mao's Happy Paradise

Shirley Chang[ii]

Abstract

San Mao (1943-1991) was a cultural miracle of the seventies and eighties during the 20th Century in Taiwan. She dominated the field of popular literature for ten years before Taiwan's lifting of martial law in 1987. San Mao's wide travel offered the closed island a peak in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her clean and natural writing, with a distinct "anti-social" and "anti-establishment" attitude, provided for young students under the pressure of strict examination an outlaw model and a mirage happy paradise.

This paper focuses on vagrant writer San Mao's self image. She was an outcast most of her life and yet she found her eternal peace merging into nature. Topics examined here include: clown, imprisonment, suicide, woman vagrant, child of nature, Jose and cultural merchandise.

Keywords: Clown, Imprisonment, Suicide, Woman Vagrant, Cultural Merchandise

[ii]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Shih Hsin University.
A shortened version of thie article entitled "Rereading San Mao" is published in Wenhsun（Litervary News）409（November 2019）：96-103.

壹、引言

三毛 (1943-1991) 是台灣二十世紀七〇年代和八〇年代的文化奇蹟。她在台灣1987 年解嚴前的十年：1977-1987 獨領風華，成為通俗文學大家，以她浪遊世界的放達，開啟封閉島嶼一個窺探世界的窗口，給嚴謹考試制度下的年輕學子提供一個自由的法外典範，更重要的，她乾淨樸素的文字以及堅定「反社會」、「反體制」精神，建構了一個海市蜃樓快樂天堂。[1]

三毛其人如此吸引大眾，而她的文字更加吸引大眾，原因就在於：自然。她寫的是如同禪宗頓悟般乾乾淨淨，絕不雕琢的靈性文字，這樣自然的文字正是三毛文學為廣大讀者接受的關鍵，自然之子寫出的自然文字。三毛明確的自我定位就是：「我是一個以本身生活為基礎的非小說文字工作者。要求自己的，便是如何以樸實而簡單的文字，記下生命中的某些歷程。」[2]五四以來乾乾淨淨白話文的傳統，竟然在三毛筆下呈現。三毛現象說明了我們的社會多麼做作、多麼矯情，三毛最自豪的就是她的文字簡單明瞭，小孩子都看得懂，讀她的書，就是親炙她的靈魂，沒有教條、沒有賣弄學問，這些特質看似簡單，能夠做到的作者極少。

談三毛，必須先談陳平，或者陳懋平，律師陳嗣慶和繆進蘭夫婦的次女。在這個中產階級家庭裡，陳平是一個讓父母失望的壞小孩，這個壞小孩壞的原因是，她從初中二年級開始拒絕上學，厭惡台灣當時的填鴨式教育制度，或者說，12 歲的她，是一個「教育體制」適應不良的逃學生。這樣一個學校的異類，卻在困獸般自閉整整 7 年之後，以她超人的才華跳脫台灣教育體制框架，奔向歐洲、浪遊北非，

[1]沈謙（1947-2006）一針見血指出，三毛作品受歡迎的原因，就是因為她提供了「軌道外的日子」，她比「拒絕聯考的小子」更浪漫，初中沒畢業就輟學在家。見沈謙，〈三毛的人格與風格〉，蔡振念編選，《三毛 (一九四三—一九九一)》(台南市：臺灣文學館，2016)，頁 229-242，頁 231。

[2]三毛，〈教書不是塔〉，三毛，《談心　三毛信箱》（臺北：皇冠文化，1985），頁 63-65，頁 64。

如同脫韁野馬，走出一幅行動的畫，成就奔放異彩的人生軌跡。[3]陳平是老師羞辱的壞學生、父母憂心失望的壞孩子，她是所有當時教育體制的反面教材，原因就出在，她知道那種封閉社會僵化教育窒息一個人的成長，這樣的異類如何開創自己的璀璨人生，而不是躲在重重圍牆後把自己永遠鎖進自家囚牢，讓「房子」成為「防止」外人入侵的安全堡壘，封閉自己？台灣自閉陳平變成撒哈拉沙漠域外三毛，女浪人三毛後來又回到南京東路公寓裡的自閉三毛，三毛一生在出走和自閉間徘徊。[4]三毛尋找快樂、建造快樂天堂，而那個天堂，自始至終是反社會的叛逆，一種回歸初心的佛教境界，而她的生命姿態，明確的有唐人傳奇風範，更確切的說，三毛的行事作風就是唐代女俠翻版。

本文專注在三毛這位浪人作家的自我定位，她一生與社會格格不入，卻在一種渾然天成的自然狀態中找到永恆安居，也就是說，三毛的本質就是一個「自然之子」(child of nature)，她在靈魂的遨遊中最自在快樂，而她的軀體，是一隻獸，只有奔放野獸和籠中困獸兩種境況。快樂來自出遊、與自然融合為一，當軀體無法動彈，她的靈魂就出竅遨遊，這遨遊有時回得來，有時回不來，三毛最終靈魂奔向快樂天堂，軀殼留在人間。

貳、壞小孩：小丑、囚禁

少年陳平是一個逃學的孩子，這逃學的原因，是為了讀書。她一開始就是自學，除了最早的漫畫書《三毛流浪記》，第一本讀的小說是徐訏(1908-1980)的《風蕭

[3]三毛在〈我的三位老師〉一文裡說，沒有畫出好作品，只有將自己當成一幅活動的畫，在生命裡一次又一次張顯出不同的顏色和精神，做為對老師交出的成績。三毛這三位美術老師分別是顧福生、韓湘寧和彭萬墀。見三毛，〈我的三位老師〉，三毛，《我的快樂天堂》(臺北：皇冠出版社，1985)，頁 39-53，頁 53。

[4]李瑞在〈無言的告別〉一文中提到，三毛在父母合住新居附近保留一間她獨居的房子，情緒不好或想躲避外界的壓力時，就「自閉」在那裡。三毛生命的基調永遠在「出走」與「歸返」之間擺盪。見李瑞，〈無言的告別〉[附錄]，李東，《三毛的夢與人生》(台北縣：知書房出版，1997)，頁 230-232，頁 232。

蕭》，接著小學五年級下學期讀了《紅樓夢》，六年級讀了《射鵰英雄傳》等多種小說。至於逃學和後來休學的原因，是漸進堆疊的說明。一開始，三毛告訴我們她「拒學」，在 1977 年出版的《哭泣的駱駝》一書的序〈塵緣——重新的父親節(代序)〉裡，她這樣說：

> 哭著呱呱墜地已是悲哀，成長的過程又比其他三個姐弟來得複雜緩慢，健康情形不好不說，心理亦是極度敏感孤僻。高小那年開始，清晨背個大書包上中正國小，啃書啃到夜間十點才給回家，傭人一天送兩頓便當，吃完了去操場跳蹦一下的時間都沒，又給叫進去死填，本以為上了初中會有好日子過，沒想到明星中學，競爭更大。這番壓力辛酸至今回想起來心中仍如鉛也似的重，就那麼不顧一切的「拒」學了。父母眼見孩子自暴自棄，前途全毀，罵是捨不得罵，那兩顆心，可是碎成片片。哪家的孩子不上學，只有自家孩子俏無聲息的在家悶著躲著。那一陣，母親的淚沒乾過，父親下班回來，見了我就長嘆，我自己呢，覺得成了家庭的恥辱，社會的罪人，幾度硬闖天堂，要先進去坐在上帝的右手。少年的我，是這樣的倔強剛烈，自己不好受不說，整個家都因為這個出軌的孩子，弄得愁雲慘霧。[5]

到了1981年，她告訴我們一個確切的「數學老師事件」，也就是老師不相信她數學能考100分，不知道那是三毛整個背下題目的結果，於是再出題讓她考，寫不出來的時候就用毛筆在她臉上畫了兩個黑眼圈：

> 畫完了大花臉，老師意猶未盡，她叫我去大樓的走廊上走一圈。我殭屍般的走了出去，廊上的同學先是驚叫，而後指著我大笑特笑，我，在一剎那間，成了

[5]三毛，〈塵緣——重新的父親節(代序)〉，三毛，《哭泣的駱駝》(台北：皇冠文化，1977)，頁 5-14，頁 11-12。

名人。[6]

從此以後，她開始逃學，往台北近郊的公墓跑，寧可和死人作伴，也不去學校。逃學終於被父母知道，三毛休學一年，初二下學期，父母不再強迫復學，讓三毛在家裡自學。

1983 年〈驀然回首〉一文，她再度重申：

> 回想起來，少年時代突然的病態自有它的遠因，而一場數學老師的體罰，才驚天動地的將生命凝固成那個樣子。這場代價，在經歷過半生憂患之後，想起來仍是心驚，那份剛烈啊，為的是什麼？生命中本該歡樂不盡的七年，竟是付給了它。人生又有幾個七年呢！[7]

1986年廣播人凌晨策畫「三毛的故事」，三毛在「軌外——我的少年」裡再度詮釋這個事件。事發後第三天早上去上學，走到走廊看到教室，立刻就昏倒，13歲多一點，她開始把自己封閉起來。「那陣子我看了無數心理醫生，卻一直沒辦法打開自己『是個壞孩子』的心結。」[8]

從此，「數學老師事件」深植人心。這裡有一個奇特的地方，似乎沒有人想過，這位數學老師是誰？其實三毛 1981 年和盤托出這件老師管教不當的事件，離事發的時間 1956 年不過二十多年，是不難查證的，為何沒有人好奇到底是哪位老師這樣對待學生？這個疑問的原因是，難道這不可能是三毛後來編造出來的嗎？未嘗不可啊。從最早的反教育填鴨式教育，到四年後述說這樣一段椎心的創痛，第一種可能是她終於把最難啟齒的重大羞辱說出來，第二種可能就是她衍生堆疊出了一個戲劇化的原因。無論如何，導致陳平拒學的原因當然還是台灣當時的教育體制失衡，考

[6]三毛，〈逃學為讀書(代序)〉，三毛，《背影》(台北：皇冠出版社，1981)，頁 15-39，頁 31。
[7]三毛，〈驀然回首〉，三毛，《送你一匹馬》(臺北：皇冠出版社，1983)，頁 13-35，頁 12。
[8]凌晨策劃，〈三毛的故事〉，《皇冠》384（1986 年 2 月）：46-59，頁 50。

試制度下的填鴨式教育，外加老師對學生的絕對權威，完全沒有把學生自尊列入考慮的懲罰方式。現今看來，在那個體罰家常便飯的時代，陳平如此強烈的反應，除了看似的驕縱之外，還是明確點出她本來就是有特殊狀況的一個學生。

這個數學老師事件如果是陳平編造的，有一個非常明確的主軸凸顯，那就是陳平一生的自我投射有強烈的「小丑」(clown)情結，〈你是我特別的天使〉一文，三毛在姪女身上看到孩子們如何看待自己，那就是卡通人物般的小丑。這裡三毛感嘆：「小姑沒有被抱過，承受了一生的，在家裡，只是那份哀憫的眼光和無窮無盡父母手足的忍耐；裡面沒有欣賞。」[9]三毛在自己的公寓裡有一個鳥籠，鳥籠內關了一個小丑，小丑低頭跪著，伸出一隻手在籠外。按照三毛父親陳嗣慶的說法，「他不知道犯了什麼罪，被三毛關了起來。」[10]多麼奇特的三毛啊！「小丑」自然是她一生的最大癥結，而合理化這個小丑情結，數學老師把三毛畫成花臉遊校園示眾的「小丑劇情」，就貫徹始終成全了這一個創傷主軸。最熱愛讀書的陳平，卻是學校出名的作弊生小丑，最滿腹才華的女兒，卻是關在家裡 7 年的壞孩子；因為是小丑，要「囚禁」起來，小丑怕上街遭人嘲笑，關在自己的枷鎖中反倒安全。毫無疑問，陳平成為後來的三毛，就是要為自己平反，從自囚 7 年的屈辱小丑變成走遍世界的艷麗彩蝶，以同樣的力道為自己的生存做出印記。

囚禁主軸在三毛擺脫了小丑心結後並沒有消失，她在 1981 年回國定居後，仍然時時陷入自囚狀況，奇特的是，她和父母的關係並沒有因為年長而改變，那一種徵求認同的強烈渴望，以及被拒絕後的絕望，一再重演。1990 年三毛寫給加那利群島張南施的信〈一九九〇年六月二十五日〉裡說：「我對於臺北市，已經放棄了，起初還好，後來一點一點拒絕了它，現在我住在一幢老公寓裡，不與人來往，父母家中也不大回來，有時間都在看書，看書，有時候在國外旅行。」[11]此時三毛又陷入自

[9]三毛，〈你是我特別的天使〉，三毛，《送你一匹馬》，頁 129-147，頁 143-144。

[10]見李東，〈無處話淒涼——三毛父母專訪〉[附錄]，李東，《三毛的夢與人生》(台北縣：知書房出版，1997)，頁 235-238，頁 238。

[11]三毛，〈一九九〇年六月二十五日〉(給南施的信)，三毛，《請代我問候 Echo Legacy》(臺北：皇冠

閉。〈週末〉一文：

> 迪化街上也有行人和商家，一支支筆塞進手中，我微微的笑著寫三毛，寫了幾個，那份心也寫散了，匆匆回家，關在房間裡話也懶得講。
>
> 自閉症是一點一點圍上來的，直到父母離家，房門深鎖，才發覺這種傾向已是病態得不想自救。
>
> 那麼就將自己關起來好了，只兩天也是好的。[12]

囚禁之外，就是我們不得不面對的三毛主軸「自殺」。她一生自殺許多次，正因為如此烈性，少年三毛是父母憂心的痛，成年三毛以及中年三毛仍然以「自殺」作為她對人生的抗拒。〈寫給「淚笑三年」的少年〉裡，她這樣說：

> 跟你講一個故事。也曾經有過一個十三歲的少年，因為對人生找不到答案，在一個颱風之夜割腕自殺。當然，她被救了，手上縫了二十八針，這些針痕，至今留在她的左手上，一生都不能消去。她不只試了一次要放棄生命，她一生中試過三次，在二十六歲以前。留下的是兩個疤痕和至今救不回來的胃病。[13]

三毛的父親陳嗣慶對女兒的成長，說道三毛20歲以前，健康、脾氣、觀念、敏感、任性和自棄，都是少見的，常常要出事，因此三毛母親和他日夜生活在恐懼裡。[14]

三毛一生渴望得到家人認可，特別是她的爸爸。我們看到她在家裡一直自認是被邊緣化的壞孩子，是一種羞恥，因為這個心結，家人在一邊，她一個人獨自在一

出版社，2014），頁 177-179，頁 177。

[12]三毛，〈週末〉，三毛。《背影》，頁 267-285，頁 271。

[13]三毛，〈寫給「淚笑三年」的少年〉，收在三毛，《談心　三毛信箱》，頁 151-161，頁 155-156。

[14]陳嗣慶〈序　女兒〉，三毛，《傾城》(台北：皇冠出版社，1985)，頁 7-9，頁 7。

邊，永遠是孤獨的存在。父母不「欣賞」她，是她最大的遺憾。三毛一再重申，人生最快樂的事情是「溝通」，和他人在一起，能夠心靈相通而不需多話，是她認為人間最快樂的事。漫長的寫作生涯中，三毛的家人對外宣稱不看她的作品，三毛也不以為意，當然，這也很可能是陳家人的謙虛。三毛的父親說：「在這個家裡，三毛的作品很沒有地位，我們也不做假。」[15]但是我們注意到一點，三毛〈一生的戰役〉一文，提到她父親稱許她的〈朝陽為誰而升〉，為此她有強烈反應，其文如下：

> 妹妹：
>
> 這是近年來，你寫出的最好的一篇文章，寫出了生命的真正意義，不說教，但不知不覺中說了一個大教。謙卑中顯出了無比的意義。我讀後深為感動，深為有這樣一枝小草而驕傲。不是為我自己，而是為整個宇宙的生命，感覺有了曙光和朝陽。草，雖燒不盡，但仍應呵護，不要踐踏。
>
> 父留
>
> 七二、四、八[16]

三毛的反應是：「等你這一句話，等了一生一世，只等你——我的父親，親口說出來，肯定了我在這個家庭裡一輩子消除不掉的自卑和心虛。」[17]突然間父親認同了她，稱讚她的文章，三毛總結：「這種想死的念頭，是父女境界的一種完成，很成功，而成功的滋味，是死也瞑目的悲喜。爸爸，你終於說了，說：女兒也可以成為你的驕傲。」[18]

當小丑變成爸爸稱許的「小草」，三毛洗除了少年恥辱，成為陳家的驕傲，父母

[15]陳嗣慶，〈我家老二——三小姐〉，三毛，《鬧學記》(臺北：皇冠出版社，1988)，頁 10-21，頁 14。
[16]三毛，〈一生的戰役〉，三毛，《送你一匹馬》，頁 167-180，頁 168。
[17]三毛，〈一生的戰役〉，頁 169。
[18]三毛，〈一生的戰役〉，頁 179。

因為女兒名聲大噪而跟著榮耀。然而，三毛在八〇年代中期身體出狀況，有一段時間淡出台灣文壇，也曾赴美國休養。1987 年解嚴，三毛開始往中國大陸跑，四度赴陸，首先就是 1989 年 5 月返浙江定海小沙鎮祭祖。這一次關係重大，我們清楚看到，三毛家人對三毛返鄉造成的兩岸大轟動並不以為然。三毛從家鄉帶來的一把泥土和陳家老井的水，獻給父親，父母卻並無預期反應，姊弟們也沒有回來看她的照片。對於這一件事，陳父著墨甚多。可以這麼說，這是三毛和父母關係轉折的關鍵，明確地由熱轉冷。三毛曾說：「父親不肯跟我們同行，就是嫌我鋒頭太大，使他手足無措。」[19]

《皇冠》424（1989 年 6 月）刊載三毛，〈悲歡交織錄——三毛故鄉歸〉，三毛在上海見了《三毛流浪記》作者「三毛爸爸」張樂平(1910-1992)，在蘇州杭州自覺成了林黛玉，昏倒 6 次，三毛這個時候顯然已經有精神狀況。[20]1990 年 7 月刊載在《皇冠》月刊上的〈夜半逾城記　敦煌記〉，明確寫出了三毛和父母的疏離，大陸行前向父母道別，父母忙於看電視，相當冷漠，而三毛在長城上，卻著實感到了天地包容她，這才是她真正的「家」，其文如下：

> 站在萬里長城的城牆上，別人都在看牆，我仰頭望天。天地寬寬大大、厚厚實實的將我接納，風吹過來，吹掉了心中所有的捆綁。[21]

遊莫高窟時，三毛找到了自己靈魂的密碼，彌勒佛洞窟中，感受到了類似天啟的靈動。彌勒菩薩的洞窟中，三毛看到了自己少年時代自殺的場景，接著，菩薩說：「來了就好。現在去吧。」[22]如果說三毛這時已經精神錯亂絕非臆測。在此文最終，三毛說敦

[19]三毛，〈一九八九年七月八日〉[致忘年之交—倪竹青]，三毛，《請代我問候 Echo Legacy》，頁 200-207，頁 205。

[20]三毛，〈悲歡交織錄——三毛故鄉歸〉，《皇冠》424（1989 年 6 月）：31-44。

[21]三毛，〈夜半逾城記　敦煌記〉，《皇冠》437（1990 年 7 月）：86-99，頁 89。

[22]三毛，〈夜半逾城記　敦煌記〉，頁 96。

煌莫高窟鳴沙山的沙漠，就是她埋骨的地方，莫非，三毛在這裡找到了七〇年代撒哈拉大漠的人生感動？

1989 年 8 月《皇冠》月刊刊登三毛父親陳嗣慶〈給女兒三毛的一封信　過去•現在•未來〉，這是窺探陳家父女關係轉變最重要的一篇文字。這裡他說：

> 你隻身一人去了中國大陸一個多月，回來後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交給了我兩件禮物。你將我父親墳頭的一把土，還有我們陳家在舟山群島老宅井中打出來的一小瓶水，慎慎重重的在深夜裡雙手捧上給我。也許，你期待的是——為父的我當場嚎啕痛哭，可是我沒有。我沒有的原因是，我就是沒有。你等了數秒鐘，突然帶著哭腔說：「這可是我今生唯一可以對你陳家的報答了。別的都談不上。」說畢你掉頭而去，輕輕關上了浴室的門。
>
> 你在家中苦等手足來一同看照片，他們沒有來。你想傾訴的經歷一定很多，而我們也盡可能撐起精神來聽你說話，只因為父母老了，實在無力夜談，你突然寂靜下來。你將那數百張照片拿去了自己的公寓不夠，你又偷走了我的那一把故鄉土和水。
>
> 大陸歸來之後，你突然的沉默我沒有再做他想，日子也就過去了。
>
> 卻忘了，那時的你，並不直爽，你三度給我暗示，指著那副照片講東講西，字裡兩個斗大的——「好了」已然破空而出。[23]

陳嗣慶總結：「你聽了又是笑一笑，那種微笑使我感到你很陌生，這種陌生的感覺，是你從大陸回來之後明顯的轉變，你的三魂七魄，好似都沒有帶回來。你變了。」[24]

[23]陳嗣慶，〈給女兒三毛的一封信　過去•現在•未來〉，《皇冠》426（1989 年 8 月）：84-90，頁 87。
[24]陳嗣慶，〈給女兒三毛的一封信　過去•現在•未來〉，頁 88。

這封寫於 1989 年 6 月 5 日的信，無疑是陳父對自己女兒的公開訣別書。可以說，從此以後三毛和父母及家人的關係已然終結。她的情感依附開始往大陸延伸，1989 到 1990 三毛四度遊大陸，又在海峽兩岸掀起了三毛、王洛賓(1913-1996)黃昏之戀的大新聞。此外，三毛 1991 年 1 月 4 日凌晨自殺的前三天(1 月 1 日)，仍然在給西安作家賈平凹寫信。我們注意到陳嗣慶這位父親看自己的女兒三毛，認為她自小最擅長的就是「交男朋友」。13 歲時和家裡的女傭到了東港，認識一名軍校學生，交了第一個男朋友，向對方謊稱自己 16 歲。真正 16 歲時，開始把男朋友們帶來家裡，大方介紹給家人，不來接她不出去約會。1989 年三毛已經 46 歲，仍然在「談戀愛」的人生階段上打轉，仍然在身體時好時壞，往往需要父母擔憂的階段停留。儘管三毛是台灣和大陸廣大年輕讀者的心靈導師、引領風潮的最受歡迎作家，對於她年邁病弱的父母來說，中年三毛的盛名和她持續戲劇化的人生無疑是一大負擔。這個負擔是，三毛像一個離不開父母的孩子，應該是她撫育下一代的時候，她仍然戀家，一旦父母力不從心，她就感同被棄，再往外地尋找歸依。

參、自殺

三毛究竟為什麼要自殺？這是每一個讀者都想了解所有真相，卻至今仍沒有一個令人信服和滿意解答的問題。當然我們可以說她自小就自殺，遲早要自殺，而且她頻頻告訴父母，如果有一天選擇這一條路，請他們不要難過，因為對她來說這是好的。但是，就這樣嗎？三毛 13 歲第一次自殺，26 歲以前自殺過 3 次，那之後，自殺每每因為愛人死去，也就是感情上的重創，那麼這一次呢？誰拋棄了她呢？王洛賓拒愛？賈平凹遠不可及？還是三毛真正的和自己的娘家緣分盡了？從陳嗣慶的信看來，1989 年首次大陸歸來，三毛已經和陳家決裂，這個重創持續到 1990 年年底，然後在 1991 年的 1 月 3 日晚，和母親最後見面之後，完結和父母的情緣，奔向死亡。

1991 年 1 月 3 日的夜晚，三毛母親和三毛談了什麼？我們無從得知，總之，有兩種可能，第一是有椎心之痛、無法釋懷的糾結，那一個夜，她輾轉難眠；第二種可能是三毛和母親關係已圓滿，了無牽掛，所謂「好了」。三毛坐在榮總病房浴室馬桶上，以絲襪纏頸，綁在身旁點滴架掛鉤上上吊，這哪裡是臨時起意？必然是醞釀已久的計劃，一再重複思考預謀，只等待恰當時機執行。如此一來，死前定然有某一件事引發自殺意志，而且堅定到絕無反悔餘地。是什麼事情引發了必死決心？

三毛可能有病，沒有對外公佈，這從後來家屬堅決不解剖遺體可看出端倪。如果是癌症，那麼就如馬中欣 1996 年 1 月 10 日於上海張樂平寓所採訪張樂平夫人馮雛音的說法：

> 一九九一年 1 月 2 日，她在臺北榮總檢查身體，晚上打了一個電話給我，說她全身都長了癌症，非常緊張的樣子。我告訴她別怕，早一點檢查，趕快治療，沒事的。我極力安慰她，台灣檢查後，就到上海來玩，她要為乾爸張樂平寫傳記，同時，我給她安排最好的醫師，她說好，她會儘快來上海。就這樣，沒有想到，兩天後她「自殺」，簡直不敢相信，這是不可能發生的事嘛！[25]

但是為何文字敘述都說三毛1月2日因子宮內膜肥厚入榮總檢查，1月3日進行檢驗性手術，判定為一般疾病而非癌症，1月4日凌晨，被發現自縊身亡？三毛沒有自殺的理由或跡象啊。如果說三毛身體沒有大礙，那麼就是她的精神再度出狀況，她認為她有病，或者說她想像她有致命的病症。這有極大可能，因為三毛一生想死，想死的念頭時時湧現，而一想死，病就來，她在撒哈拉沙漠時代就已有這樣的徵兆：

> 『我在想——也許——也許是我潛意識裡總有想結束自己生命的欲望。所以——病就來了。』我輕輕的說。

[25]馬中欣，《三毛之謎》(臺北：旗林文化，2009)，頁 176-177。

聽見我說出這樣的話來，荷西大吃一驚。[26]

三毛如果認為自己有重大疾病，在榮總這樣的大醫院，為何沒有會診精神科？她分明早先時時看精神科，根本不是秘密。三毛1984年赴美度假治病，1985年曾一度喪失記憶，精神錯亂。那麼就是，三毛此次入院，已經決意自殺，只是沒有告訴任何人。

三毛被發現身亡的 1 月 4 日早晨，榮總清潔工 7 點多發現，三毛母親 8：30 趕到現場，警方卻在 10:15 左右才到現場，這中間有一個多小時的時間，為何警方可以如此疏忽？三毛母親說女兒「自然冥歸」，相貌安詳，警方說三毛自縊痕跡明顯。〈無處話淒涼——三毛父母專訪〉一文，三毛母親堅持女兒是「自然冥歸」，三毛的死因對她是一團謎，所謂自縊現場，三毛是端坐在馬桶蓋上，雙手合抱作祈禱狀，頭微垂而臉容一片安詳，吊頸的絲襪是如同項鍊般鬆鬆掛在脖子上，項子上無勒痕，也沒有氣絕的掙扎痕跡。她同時說，三毛出事那晚不時玩弄著那雙絲襪，她以為那絲襪是三毛出院要穿的，也沒多問。[27]古繼堂〈死得怪異・突然・奇巧〉一文：「10 時 10 分警方現場勘察和驗屍，見三毛身穿白底紅花睡衣，脖頸上有深而明顯的絲襪吊痕，由頸前向上直到兩耳旁，舌頭外伸，兩眼微張，血液已沉於四肢，呈灰黑色。驗屍的法醫從現場和屍體跡象推測，三毛死亡時間為凌晨 2 時。並經現場勘測認為，三毛陳屍的浴室內設有馬桶扶手，只要三毛有絲毫的求生意願，稍微動一動手，便可轉危為安，脫離危險；轉死為生，脫離痛苦。遺憾的是，三毛沒有！」[28]另外，「警方提供的情況是：當醫院的清潔工發現三毛的屍體時，『三毛的身子半懸在馬桶上方，已氣絕身亡。一條咖啡色的絲襪，一頭套住三毛的脖頸，一頭綁掛在吊滴液瓶用的鐵鉤上』。警方把三毛的遺體抬到病床上進行驗屍。」[29]

[26]三毛，〈死果〉，三毛，《撒哈拉的故事》（臺北：皇冠文化，1991），頁 147-167，頁 166。
[27]李東，〈無處話淒涼——三毛父母專訪〉，頁 235。
[28]古繼堂，〈死得怪異・突然・奇巧〉，張景然編著，《哭泣的百合：三毛死於謀殺》(北京：中國盲文出版社，2001)，頁 19-20，頁 20。
[29]張景然編著，《哭泣的百合：三毛死於謀殺》，頁 101-102。

這裡的疑點當然是警方為何遲遲趕到？還是，三毛的母親在病房時，沒有通知警方，等到母親覺得時機到了才報警？發現自殺，首先當然是通知家屬，家屬通知不到才會通知警方。如此三毛的母親是關鍵人物。母親似乎沒有太大驚嚇、無法接受突來噩耗，反倒是說女兒安詳冥歸，也許母親早知道三毛將死，如此三毛死前一晚和母親繆進蘭的談話就成了歷史之謎。警方在驗屍單死亡原因欄寫下的「因病厭世」，顯然是三毛母親的指示。也就是說，三毛自殺，不是噩耗，而是一個華麗的下台，她選擇了在一個生生死死的地方，一個生命誕生和死亡最正常頻繁的地方自己了結生命。三毛在人間選擇了生死交界的醫院，作為她魂魄出發往快樂天堂的地方，可以說，三毛死得其所了。

這裡我們還得面對一個最詭異的事件，那就是三毛自殺的方式，或者說她的死狀。跪坐馬桶上吊，無疑是奇異的。直面人生已經很難，遑論直面人死，尤其是三毛這樣的非自然死亡，就連自殺，都和別人不一樣。有一個線索極其重要，那就是 1981 年 11 月到 1982 年 5 月，三毛經《聯合報》贊助往中南美洲旅遊，來到墨西哥時，發現有「自殺神」這樣的神祇。而這個自殺神，就是跪坐吊在樹上。三毛〈街頭巷尾〉一文：

> 後來第二次我自己慢慢的又去看了一次博物館，專門研究自殺神，發現祂自己在圖畫裡就是吊在一棵樹上。
>
> 世上無論那一種宗教都不允許人自殺，只有在墨西哥發現了這麼一個書上都不提起的小神。我倒覺得這種宗教給了人類最大的尊重和意志自由，居然還創出一個如此的神，是非常有趣而別具意義的。[30]

這幾年漸漸有網路文章直接點出，三毛的死狀恰恰就是此自殺神姿勢。夢西筆潭的網

[30]三毛，〈街頭巷尾〉，三毛，《萬水千山走遍 中南美紀行 第一輯》(台北：聯合報社，1982)，頁 22-37，頁 27。

路文章〈名人三毛靈異四・三毛的靈異之詭異的自殺〉裡，有如下文字和附圖：

> 瑪雅文化中是很重視和推崇死亡的。在瑪雅文化中的九聯神中，最後一位是守護自殺者的女神伊希塔布（Ixtab）。自殺神的職責是讓人有尊嚴的、安然的選擇離開世界的方式。這是一種其他文化與宗教中完全沒有的神！因為世上無論哪一種宗教都是禁止人自殺的。（但是我覺得和《冰與火之歌》中的千面之神很相像！）在見到自殺神伊希塔布之後，三毛非常感興趣，做了深入研究。而她覺得這種罕見的宗教"給了人類最大的尊重和意志自由"，非常讚賞。
>
> 關鍵點來了。大家都知道三毛是坐在廁所上吊自殺的，知情人稱姿態十分安詳。這和"自殺之神"伊希塔布的神態簡直一模一樣。伊希塔布就是一個半蹲上吊的安詳女子形象！[31]

另外，網路文章〈墨西哥不只有捲餅，雖三毛領略拉美風物〉也有類似文字和圖片如下：

> 三毛離開這個世界的方式，總覺得與這位瑪雅神有著某種關聯。自殺女神伊希塔布屬於瑪雅神話的伊特薩姆納神族。古瑪雅視自殺為通往天堂之路，特別是上吊自殺，因此伊斯塔布也被稱為天堂領路人。[32]

這些觀察可謂重大發現。三毛的死狀怪異，原來是墨西哥自殺神的啟發，如果女神伊希塔布（Ixtab）是天堂引路人，那麼三毛在馬桶上跪坐自縊，正是通往天堂。這裡再

[31]夢西筆潭，2107-12-28 06:00〈名人三毛靈異四・三毛的靈異之詭異的自殺〉，擷取自網路 https:www.pixpo.net/culture/0I04ODU8.html，附圖見附錄一，最近查閱時間 2/14/2019。

[32]網路文章〈墨西哥不只有捲餅，雖三毛領略拉美風物〉2016/3/26 來源：搜狐。原文網址：https://read01.com/NndNJB.html ，圖片見附錄二，最近查閱時間 2/14/2019。

次檢視三毛母親對女兒死狀的描述，更令人心驚。她堅持女兒是「自然冥歸」，三毛端坐馬桶蓋上，雙手合抱作祈禱狀，頭微垂而臉容安詳，吊頸的絲襪是鬆鬆掛在脖子上。[33]三毛的死狀，不正是此自殺女神的翻版？果然是「自然冥歸」啊。

三毛一生視死如歸，對她來說，死亡毫不可怕，更確切的說，活著才可怕。三毛突然自殺，不給任何人告別的機會，還凸顯出一個奇特的現象，那就是她一生經歷的死亡似乎都是「來不及告別」，或者說「意外死亡」。我們看三毛的德國未婚夫結婚前夕心臟病突發死亡、荷西是潛水意外死亡。三毛 1973 年寫過一首中國現代民歌〈不要告別〉，全部歌詞是：「我醉了，我的愛人 / 我的眼睛有兩個你，三個你，十個你，萬個你 / 不要抱歉，不要告別 /在這燈火輝煌的夜裡 / 沒有人會流淚，淚流…… / 我醉了，我的愛人 / 不要，不要說謊 / 你的目光擁抱了我 / 我們的一生已經滿溢 / 不要抱歉，不要告別 / 在這燈火輝煌的夜裡 / 沒有人會流淚，淚流……」。這裡的重點顯然是：當一個人的一生已經滿溢，實在不需告別，多此一舉了。三毛〈結婚禮物〉一文裡說：「荷西在婚後的第六年離開了這個世界，走得突然，我們來不及告別。這樣也好，因為我們永遠不告別。」[34]不告別，成了她的某種奇特密碼。除此之外，她喜歡說的是「出發」，出發象徵告別，但是卻是正向奔赴前程，而非負面終結旅途。三毛中南美紀行演講中有這樣一段話：

> 我喜歡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出發」。我不說離別，事實上每一次旅程裡，出發的時候也象徵了告別；但是我喜歡將離別形容為「出發」，它本來就是一體兩面的。[35]

這樣看來，三毛的最終死狀絕非怪異，而是她精心預設的出離人生舞台方式，隨著墨

[33]李東，〈無處話淒涼——三毛父母專訪〉，頁 235。
[34]三毛，〈結婚禮物〉，三毛，《我的寶貝》(臺北：皇冠出版社，1987)，頁 68-70，頁 69。
[35]三毛，〈遠方的故事　中南美紀行演講實錄〉(丘彥明記錄)，三毛，《高原的百合花——萬水千山走遍續集》(臺北：皇冠出版社，1982)，頁 113-171，頁 141。

西哥自殺女神的引導，通向快樂天堂，不需告別的出發。[36]

肆、快樂天堂：女浪人、自然之子

三毛對七〇、八〇年代的台灣青年，以及八〇年代中國改革開放後的大陸青年最大的影響，當然就是她的流浪精神。她提供了一個勇敢闖天涯的女浪人姿態，特別是早期的小說集《撒哈拉的故事》，無意帶動了整整一代台灣年輕人向外奔走的風潮。三毛究竟是怎樣的女浪人呢？她為何出走？出走後去了哪裡？又如何在外地生活？對照出國前的自閉、小丑與囚禁人生主軸的陳平，出國後的三毛人生主軸為何？

三毛的反體制，核心關鍵就在於，她是一個徹底的自然之子，唯獨在與自然融合的時候最快樂。這樣的精神境界涉及的是獸性與神性，唯獨不涉世俗人情。1967年三毛出國，先後在西班牙、德國、美國伊利諾州駐足，這段時間她曾和德國青年 J 交往，也有婚嫁打算，從她這段時間給家人的信中可以清楚看到。然而奇特的是，陳平彷彿步上她的老師胡品清(1921-2006)後塵，對於做一個外交官夫人其實並不適志，也不稀罕。1971 年，三毛回到台北，經歷兩次婚變，2 年後再度遠走西班牙。說來陳平的人生的確非常「戲劇化」，甚至有一種貴族式的驕縱，每當遇到情傷，就要自殺。為了防範自殺，她再度遠離傷心地台灣，回到她快樂的西班牙。陳平的老師胡品清對她的描述最貼切：「一個令人費解的、拔俗的、談吐超現實的、奇怪的女孩，像一個謎。」「喜歡追求幻影，創造悲劇美，等到幻影變為真實的時候，便開始

[36]關於三毛死因，有許多不同說法。三毛至交眭澔平說，他不認為三毛是蓄意自殺，或許是憂鬱症的困擾。見眭澔平，《三毛最後一封信》(臺北縣新店市：人類智庫文化，2010)，頁 375。黃光國認為三毛自殺是殺死了陳平，三毛活下來。「因為『三毛』沒死，死的是陳平！更清楚地說，三毛之死和三島之死有一點根本的不同：三島的自殺，是自我生命的完成，三毛的自殺卻是在逃避真是的自我。」見黃光國，〈三島與三毛：自我的追尋與逃避〉，蔡振念編選，《三毛 (一九四三—一九九一)》，頁 253-261，頁 261。

逃避。」[37]另外，在眾多對三毛評價中，令人眼睛一亮的是朱西寧以「唐人三毛」稱許她；「他國人每稱中國人為唐人，三毛才真的配是唐人那種多血的結實、潑辣、俏皮、和無所不喜的壯闊。」[38]朱西寧堪稱三毛知音，三毛自己也說:「我要好好的看守自己，對待自己，活得像一個唐人女子，來報答我們共同的父母。他們的名字，也叫中國，正如你我。」[39]

女浪人衝破臺灣教育和社會體制，勇敢闖蕩天涯，在大自然中找到歸依。她在大家往美國留學的年代去了歐洲，這當然因為三毛的爸爸陳嗣慶在西班牙有朋友可以照顧女兒，但我們也清楚看到，三毛一生多次赴美，卻始終不喜歡美國，甚至是厭惡美國。三毛〈一九六九年一月十四日〉寫給姊姊的信：「如果 J 不失敗的話，冬天我們找事結婚，如果通不過考試，我希望回台灣來，因為長期用爹爹錢心中實在不是滋味，美國人情淡薄我亦不想去」，[40]美國的高度資本主義社會，人情的冷漠，每每使她受創。1984 年她寫給丁松青神父(Fr. Barry Martinson 1945-)的信中也說，加州的人很好，陽光絢爛，街道乾淨，但她不屬於這裡，非常寂寞孤單。[41]反觀三毛一生鍾愛的西班牙，浪漫奔放的民族性，卻是最適合她浪人性格的國家，同時，三毛和荷西的生活方式，無疑也有七〇年代嬉皮運動色彩。三毛愛西班牙，時時掛在嘴邊，〈夏日煙愁 1982 年的西班牙〉一文：「天暗了，原野上的星空亮成那個樣子，一顆一顆垂在車窗外，遼闊的荒夜和天空，又使我的心產生那熟悉的疼痛。對西班牙這片土地的狂愛，已經十七年了，怎麼也沒有一秒鐘厭倦過它？這樣的事情，一直沒有答案。」[42]

---

[37]桂文亞，〈飛。三毛作品的今昔〉，三毛，《雨季不再來》(台北：皇冠文化，典藏版 1991)，頁 223-231，頁 228。原載《皇冠雜誌》268 (1976 年 6 月)。

[38]朱西寧，〈唐人三毛〉，三毛，《溫柔的夜》(臺北：皇冠雜誌社，1979)，頁 4。

[39]三毛，〈祝福中國〉，三毛，《談心　三毛信箱》(臺北：皇冠文化，1985)，頁 27-29，頁 28。

[40]三毛，〈一九六九年一月十四日〉(給姊姊的信)，三毛，《請代我問候 Echo Legacy》，頁 12-14，頁 13。

[41]三毛，〈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一日〉(給 Barry 的信)，三毛，《請代我問候 Echo Legacy》，頁 150-152，頁 150。

[42]三毛，〈夏日煙愁 1982 年的西班牙〉，《傾城》，頁 239-265，頁 248。

除了西班牙，最能夠與三毛連結的自然景觀就是沙漠。為什麼是沙漠呢？從1973 到 1976 定居北非西屬撒哈拉沙漠，到 1989 年遊甘肅莫高窟鳴沙山沙漠，她都是這樣的癡心投入，究竟為了什麼？在〈哭泣的駱駝〉一文中，三毛這樣寫沙漠：

> 世界上沒有第二個撒哈拉了，也只有對愛它的人，它才向你呈現它的美麗和溫柔，將你的愛情，用它亙古不變的大地和天空，默默的回報著你，靜靜的承諾著對你的保證，但願你的子子孫孫，都誕生在它的懷抱裡。[43]

這裡我們看到，三毛眼裡，沙漠的偉大就在於它亙古不變、默默接納眾生的包容性。大地、天空，這種大自然的永恆，正是三毛筆下的天地之美，一再重複的價值。三毛寫加那利群島的〈逍遙七島遊〉，有一段耐人尋味的文字：

> 荷西與我離了車站，往一條羊腸小徑走下去，兩邊的山崖長滿了蕨類植物，走著走著好似沒有了路，突然，就在一個轉彎的時間，一片小小的平原在幾個山谷裡，那麼清麗的向我們呈現出來，漫山遍野的白色杏花，像迷霧似的籠罩著這寂靜的平原，一幢幢紅瓦白牆的人家，零零落落的散布在薄得如同絲絨的草地上。細雨裡，果然有牛羊在低頭吃草，有一個老婆婆在餵雞，偶爾傳來的狗叫聲，更襯出了這個村落的寧靜。時間，在這裡是靜止了，好似千萬年來，這片平原就這個樣子，二千萬年後，它也不會改變。[44]

三毛筆下的異域，無論是撒哈拉沙漠還是大加那利群島，都有沈從文(1902-1988)的湘西風格，永恆的寧靜、強韌無聲的生命延續、如天地間動植物般生活的人群。這種生生世世、亙古不變、融入四季生滅的村民生活，正是三毛寫出的生命感動，一個自然之子的寧靜和永恆。不僅是寧靜，而且是一種被大自然慈母擁抱的安全和溫暖。三毛

[43]三毛，〈哭泣的駱駝〉，三毛，《哭泣的駱駝》，頁 91-153，頁 126。

[44]三毛，〈逍遙七島遊〉，三毛，《哭泣的駱駝》，頁 155-191，頁 180。

在大自然中找到安全，而臺灣制式化框架的束縛，對三毛來說無疑就是刑罰。〈銀湖之濱——今生〉一文，三毛寫厄瓜多爾，有這樣的感慨：「在台灣的時候，曾經因為座談會結束後的力瘁和空虛偷偷的哭泣，而今一個人站在曠野裡，反倒沒有那樣深的寂寞。我慢慢地往村內走去，一面走一面回頭看大湖。」[45]寧願自己隨時消失在世界任何一個角落，就是不要在臺灣，這個奇特的尋死、而且要死在異鄉的心境，我們在後來朱天文和朱天心的筆下再次看到。果然，《三三集刊》的成員和朋友都有一種荒人、廢人、浪人心態，而這一切的最初原創，竟然就是三毛。

三毛要的就是天然、絕不雕飾；一切世俗都是醜惡，而一個人變得世故，簡直就是罪惡。她在文化大學教書，也告誡學生，如果他們變得世故，被社會染缸同化，就不是她的學生。

> 回過來說我的教學和孩子，我知道要說什麼。孩子，我們還年輕，老師和你們永遠一起年輕而謙卑，在這份沒有代溝的共同追求裡，做一個勇士，一個自自然然的勇士。如果你，我的學生，有朝一日，屈服於社會，同流合污，而沒有擔起你個人的責任和認知，那麼，我沒有教好你，而你，也不必再稱我任何一個名字。[46]

世俗在三毛眼裡就是惡質，世故，更是罪惡。她一生最大的努力就是「反世故」。一種至情至性、赤子之心，就是三毛畢生提倡的價值。三毛真正快樂的歲月，就是可以放懷做自己，無論是出國浪遊、融入自然，還是關在自己的房子裡優游自得。在台灣制式化的社會裡，她是小丑；離開台灣島，就海闊天空，大自然可以接納她、素不相識的人可以欣賞她，家，是任何一個可以棲息靈魂的地方。更確切的說，三毛的快樂天堂，就是遠離人群，安全的在自己的世界中遨遊，身心舒暢，沒有任何壓力。因此，

[45]三毛，〈銀湖之濱——今生〉[厄瓜多爾紀行]，三毛，《萬水千山走遍 中南美紀行 第一輯》，頁 118-139，頁 132。

[46]三毛，〈野火燒不盡〉，三毛，《送你一匹馬》，頁 97-110，頁 109。

除了融入大自然，她自閉的囚牢，其實正是她的快樂天堂。三毛1989年〈我的快——樂——天——堂〉一文值得細細審查：

> 原來，在我的一生裡，最愛的——東西，被我理了出來。
>
> 衣裳。布料。
>
> 房子。建築。
>
> 衣裳包裹我的肉體。房——子，將我與外界隔絕。——造就我那——緊張兮兮的——靈魂。
>
> 對，我就是那種，那種靈肉一定要合一的人。[47]

三毛的快樂天堂竟然就是房子，一個可以自閉的安全所在，房子可以「防止」他人入侵，讓她獨自遨遊其中，如此說來，三毛最終選擇在榮總病房自縊，竟然是她的最高快樂。

伍、荷西 Jose Maria Quero Y Ruiz

為什麼是荷西，而不是任何一個中國男人？也不是那位等了她幾十年的德國外交官 J？這還是跟「世俗」有關。世俗的「成功」，恰恰是三毛字典中的「墮落」，而三毛的珍貴品質，正是世俗男人最吝於給予的實質陪伴。三毛要的就是單純的夫妻生活，或者說，命運共同體的相依為命，那正是荷西和三毛的關係。荷西顯然不是一個最佳丈夫人選，就是一個平凡的西班牙青年，職業是潛水夫，還常常失業。但是，他卻有三毛眼中最高貴的品質：光明、善良、單純。在夏木〈假如。還有。來生。〉的三毛採訪稿中，三毛這樣形容荷西：「他是一個心如皎月，身如冬日暖陽的人，他身上有一種特別的光芒，照耀著別人，我們結為夫妻，他把這種光芒反射給

[47]三毛，〈我的快——樂——天——堂〉，三毛、蔣勳、淩晨、蘇來，「我住過的房子」【特別專輯】，《皇冠》430（1989 年 12 月）:43-51，頁 45。

我。」[48]三毛曾這樣評論男人：「可是在另外幾方面我的要求絕對嚴格；那就是道德和勇氣。我也曾經遇到過很多優秀的男孩，他們卻有一個缺點：對於幸福的追求，沒有勇氣一試，對於一件當仁不讓，唾手可得的幸福，如果不敢放手一試，往往是一個完美主義者。——我並不欣賞。」[49]

進一步說，三毛的荷西，根本就是唐傳奇〈聶隱娘〉裡的磨鏡少年；而自許要活得像個唐人女子的三毛，正是俠女聶隱娘。[50]1974 年台灣還是戒嚴時期，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進入聯合國，但是台灣仍自稱唯一合法的所謂自由中國。這時，浪遊歐洲的自由中國女子陳平 Echo Chen 選擇了西班牙青年荷西 Jose Maria Quero Y Ruiz，儘管她寫了許多永恆愛情詩篇，但對父母說明的才是值得審查的真實版本：結婚就是為了身份，為了簽證到期，要留在國外就必須結婚，〈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三毛寫給父母的信：

> Jose 去非洲了，他來信一再催我快去，我沒有證件之前不會去。爹爹，我的婚事，你們不能當台灣的婚事一樣來看，因為台灣婚姻是「大事」，如姊姊，如寶寶，此地婚姻一般人比台灣還看得重，我和荷西不是太鑽牛角尖的人，我們只是想生活在一起，那麼結個婚方便一點，我也要改國籍，所以你們不要愁，我天涯海角都可去，倒不是為荷西，而是生性喜歡在異鄉，況且我做荷西的妻子，也是誠意的，我並不喜歡有太重的社會負擔，就是說，我現在最看重的是心靈的自由，只要做事不太離譜，就不去多想。

[48]三毛，〈假如。還有。來生。〉（夏木採訪），三毛，《我的快樂天堂》，頁 201-207，頁 202。

[49]三毛，沈君山，〈兩極對話——沈君山和三毛　談話紀錄〉，三毛，《夢裡花落知多少》（臺北：皇冠出版社，1981），頁 263-288，頁 279。

[50]唐人傳奇〈聶隱娘〉是唐代俠女故事中的一篇，俠女的特點有三：忍情斷愛、伸張正義，以及重視「士為知己者死」這種男性間的知己情感。聶隱娘嫁給平凡的磨鏡少年，完全是為了應付世俗規範，避免自己顯得太怪異，少有夫妻之情。參見張雪嫊，〈唐代傳奇中的女俠〉，《當代》126 (1998 年 2 月)：114-127。

爹爹，姆媽，我的婚事只是改國籍和與荷西生活在一起而已。[51]

也就是說，三毛確實如李敖所說，是瓊瑤的變種，販賣愛情。[52]瓊瑤在戒嚴時期創造愛情神話，達到安定人心作用，而三毛，創造了異國戀情的浪漫天地，當然也是天方夜譚。然而，值得探討的不是「異國戀」，而是這種戀情的特質。三毛和人的關係最特別的一點就是「知己」，她一再強調的是人與人的心靈相通。三毛和眭澔平的對話：「跟一個人可以溝通的時候，那簡直是我最快樂的事情！是一種『狂喜』，真的是一種『狂喜』！」[53]而她和荷西、她和丁松青神父，甚至後來對王洛賓、賈平凹，都有一種明確的「知己」、「賞識」成分，更確切的說，三毛的愛正是唐人傳奇裡的俠女風格。

這裡再次提醒，三毛說要活得像一個唐人女子，其實三毛一生都不在談戀愛，而是尋找知己。她渴望的人一種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和賞識，因此，她幫助張拓蕪(1928-2018)只因為讀他的作品《代馬輸卒手記》、她拜徐訏為乾爸只因為她讀的第一個長篇小說是《風蕭蕭》、她稱張樂平乾爸也只因為她看的第一本漫畫是《三毛流浪記》、她 1990 年 4 月遊新疆，受託轉交稿費而結識王洛賓、她到了西安就想到住在西安的作家賈平凹(1952-)。這是一種因為文藝的相知而結交其人的浪漫行為，根本就是唐人小說〈虯髯客傳〉裡的風範。當然，放在現代社會就顯現出三毛的怪異，甚至不正常。三毛的交往模式就是唐人風格化(stylized)交往，絕非世俗的男女之愛。說得更確切些，她是精神戀愛的靈性女子，這一點，和大眾對異國戀情或一般男女戀情，往往首先關注肉體關係恰恰相反。對三毛極感興趣卻又不夠厚道的馬中

[51]三毛，〈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給父母的信)，三毛，《請代我問候 Echo Legacy》，頁 41-42，頁 41-42。

[52]李敖〈三毛式偽善〉一文，有這麼一段話：「比起瓊瑤來，三毛其實是瓊瑤的一個變種。瓊瑤的主題是花草月亮淡淡的哀愁，三毛則是花草月亮淡淡的哀愁之外，又加上一大把黃沙。」李敖以他一貫的刻薄，說三毛不是美女，卻大談愛情，而且聲稱去非洲幫助黑人，大有「作秀」成分。見新浪博客網路部落格：李敖大師，〈「三毛式偽善」和「金庸式偽善」〉(1981 年作)，《李敖雜文選》，2007-5-19 05：34，http://blog.sina.com.cn/s/blog_559a7b13010009s6.html。最近查閱時間 2/18/2019。

[53]眭澔平，《三毛最後一封信》，頁 61。

欣引胡因夢形容三毛的話：「靈性很高，很叛逆，父母的愛心最重要」，接著他倒是說了一句公道話：「三毛是通俗作家中的異數，她的文章透過靈性，叛逆，愛心，感動了工廠女工，感動了大學教授。」[54]「靈性」確實是觀察三毛的重點，別忘了三毛的老師胡品清在六〇年代就不斷的說 Echo 是一個「超現實」的小女孩，而且充滿靈性。[55]

再回到原先的問題，三毛與荷西的婚姻。三毛 1974 年需要身分，而且荷西是在三毛心碎出國時再度重逢的癡心男孩，一個能夠包容她、瞭解她，讓她可以全然做自己的伴侶。他們的關係應該是相依為命的成分遠遠大過愛情。三毛 1967 年出國後封筆，近十年後再度寫作，原因正是荷西失業，她不得不大量創作賺取稿費。〈一九七四年四月〉給父母的信裡提到荷西 1973 年整年沒有工作，後來似乎也常失業，三毛因此必須時時擔負起經濟責任。〈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一日〉給父母的信:

> 我九月二十六日寄出的稿子，居然在《聯合副刊》十月六日刊出來，故事叫〈中國飯店〉，筆名用的是「三毛」，不知你們看見沒有？也許你們太忙了，不會注意到，我今天看見報紙，真是嚇了一跳。荷西提水回來，我大叫告訴他，我們很高興，可惜他不懂中文，這一點是寂寞，他是外國人，不能懂得我心裡所有的事，連我寫的東西也看不懂，實在是很遺憾。[56]

三毛一再聲明，從來沒有立志做作家，她的再度寫作，竟然是為了補貼家用，稿費，就是她的動機。因緣巧合，她在那個文化真空的七〇年代開發了絕無僅有的異國戀、逍遙遊另類大眾通俗文學，經由出版家平鑫濤(1928-)的大力吹捧，成了瓊瑤之外的另一《皇冠》當家女將，臺灣最紅的女作家。從 1974 年 10 月 6 日《聯合

[54]馬中欣，《三毛之謎》，頁 70。

[55]張雪嫊，〈胡品清寫水晶球世界〉，張雪嫊，《當代華文女作家論》(台北：秀威資訊，2013)，頁 9-29，頁 24。

[56]三毛，〈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一日〉，三毛，《請代我問候 Echo Legacy》，頁 65-67，頁 65。

報》發表的〈中國飯店〉開始，三毛沒再停筆。荷西的失業造就了作家三毛，而三毛的成功也迫使荷西退位。實際人生的愛情不再，文字裡的愛情浮現。1976 年 5 月初版《撒哈拉的故事》、1976 年 7 月初版《雨季不再來》、1977 年 6 月初版《稻草人手記》、1977 年 8 月初版《哭泣的駱駝》、1979 年 2 月初版《溫柔的夜》，而 1979 年 9 月 30 日荷西離奇死亡，正式為此愛情神話畫下句點。荷西，從來就不重要，正如聶隱娘嫁的磨鏡少年不重要。但是 1979 年開始，如何撐起沒有荷西的文學世界，才是三毛的最大課題。我們也看到，她後來的十多年，漸次匱乏、掏空，成了出版家的搖錢樹。三毛為賺稿費開始寫作，《皇冠》為衝發行量捧紅三毛，雙方都收益，他們共同經營的是愛情工廠，瓊瑤負責臺灣，三毛負責國際。這裡赫然看到三毛母親繆進蘭在三毛死後的〈哭愛女三毛〉一文，相當有控訴性：

> 孩子走了，這是一個冰冷殘酷的事實，我希望以基督教的方式為她治喪。她有今天的文學事業，都是聯合報培養的，我也希望請聯合報來主持治喪事宜。聯合報造就了她，我也希望報社給予鼎助，使她走得風風光光的。[57]

《聯合報》捧紅了三毛，卻也不經意地把三毛送上了絕路。一個像捧明星一樣捧作家的社會，令人深思。

陸、文化商品

《皇冠》在三毛驟逝的當下，1991 年 2 月號的 444 期刊登紀念特別文集「心目中的三毛：夢中的橄欖樹」，不忘大賣「人間絕響」三毛遺作。平鑫濤對三毛自殺的回應是〈這件事太意外了〉，全文如下：

[57]繆進蘭，〈哭愛女三毛〉，張景然編著，《哭泣的百合：三毛死於謀殺》(北京：中國盲文出版社，2001)，頁 278。

聽到這件不幸的事，我非常震驚，前些時，她從新疆回台，希望能寫一本有關這趟旅行的書。半個月前，我們通過電話，她的心情十分愉快，還說改天有空要來我家聊天、吃飯。我們也為《滾滾紅塵》這本書的封面認真地討論過……

真對不起，我實在太難過了，無法有一個清楚的回憶。還記得我主編聯副時，最初刊登她從西班牙寄來的作品時，我還不認識她，後來才知道，過去曾在他弟弟家裡有過一面之緣。以前，每回她去看病，都會掛電話告訴我，這一次卻未通知，她生前曾多次自殺的意念，這回並沒有跡象。這件事太意外了。我現在很擔心她的父母。伯父伯母身子並不是很好。

我實在不敢相信這件事，也非常無助。[58]

平鑫濤非常無助？如此雲淡風輕。

三毛在 1962 年以本名陳平發表兩篇小說，《現代文學》雜誌上的〈惑〉，以及《皇冠》上的〈月河〉，這時她只有 19 歲。十多年後三毛再度提筆，從 1974 年 10 月 6 日《聯合報》發表署名三毛的〈中國飯店〉開始，三毛沒停過筆，一直寫到她出離人生舞臺。三毛一生以行動繪出浪遊彩圖，成就一個世代的奇人奇文，從反抗教育體制的翹課生、自囚小丑，到大膽走世界的女浪人，攜手西班牙大鬍子遊走沙漠的奇女子，再到回台後扮演傳播大愛的心靈導師，三毛的形象和責任一直改變，但是始終不變的是她文字的原初純真、天然不雕飾的美善。從自閉小孩到最受歡迎的作家，三毛從小丑變為彩蝶，為自己的早年創傷平反了，卻也不自覺的成為了出版家的文化商品。台灣文化界真相，黃光國一語道破：

請放心，在我們這個不講究追求超越性絕對價值的文化裡，在這個「商品文藝」

[58]平鑫濤，〈這件事太意外了〉，李東，《三毛的夢與人生》，頁 222-223。

盛行的時代裡，仍然有許多出版商會營造一個又一個浪漫多情的三毛。[59]

[59]見黃光國，〈三島與三毛：自我的追尋與逃避〉，頁 261。

引用書目

三毛 (1977)：《哭泣的駱駝》。台北：皇冠文化。

-------- (1979)：《溫柔的夜》。臺北：皇冠雜誌社。

-------- (1981)：《背影》。台北：皇冠出版社。

-------- (1981)：《夢裡花落知多少》。臺北：皇冠出版社。

--------、沈君山 (1981)：〈兩極對話——沈君山和三毛　談話紀錄〉。三毛。《夢裡花落知多少》。臺北：皇冠出版社。頁 263-288。

-------- (1982)：《萬水千山走遍 中南美紀行 第一輯》。台北：聯合報社。

-------- (1982)：〈遠方的故事　中南美紀行演講實錄〉（丘彥明記錄）。三毛。《高原的百合花——萬水千山走遍續集》。臺北：皇冠出版社。頁 113-171。

-------- (1982)：《高原的百合花——萬水千山走遍續集》。臺北：皇冠出版社。

-------- (1983)：《送你一匹馬》。臺北：皇冠出版社。

-------- (1985)：《我的快樂天堂》。臺北：皇冠出版社。

-------- (1985)：《談心　三毛信箱》。台北：皇冠文化。

-------- (1985)：《傾城》。台北：皇冠出版社。

-------- (1987)：《我的寶貝》。臺北：皇冠出版社。

-------- (1988)：《鬧學記》。臺北：皇冠出版社。

-------- (1989)：〈我的快——樂——天——堂〉。三毛、蔣勳、淩晨、蘇來。「我住過的房子」【特別專輯】。《皇冠》430（1989 年 12 月）頁 43-51。

-------- (1989)：〈悲歡交織錄——三毛故鄉歸〉。《皇冠》424（1989 年 6 月）頁 31-44。

-------- (1990)：〈夜半逾城記　敦煌記〉。《皇冠》437（1990 年 7 月）：86-99。

-------- (1991)：《撒哈拉的故事》。臺北：皇冠文化，1991。

-------- (1991)：《雨季不再來》。台北：皇冠文化。

-------- (2014)：《請代我問候 Echo Legacy》。臺北：皇冠出版社。

沈謙 (2016)：〈三毛的人格與風格〉。蔡振念編選。《三毛 (一九四三—一九九一)》。台南市：臺灣文學館。頁 229-242。

蔡振念編選 (2016)：《三毛 (一九四三—一九九一)》(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89)。台南市：臺灣文學館。

李瑞 (1997)：〈無言的告別〉[附錄]。李東。《三毛的夢與人生》。台北縣：知書房出版。頁 230-232。

李東 (1997)：《三毛的夢與人生》。台北縣：知書房出版。

-------- (1997)：〈無處話淒涼——三毛父母專訪〉[附錄]。李東。《三毛的夢與人生》。台北縣：知書房出版。頁 235-238。

淩晨策劃 (1986)：〈三毛的故事〉。《皇冠》384（1986 年 2 月）頁 46-59。

陳嗣慶 (1985)：〈序　女兒〉。三毛。《傾城》。台北：皇冠出版社。頁 7-9。

-------- (1988)：〈我家老二——三小姐〉。三毛。《鬧學記》。臺北：皇冠出版社。頁 10-21。

-------- (1989)：〈給女兒三毛的一封信　過去•現在•未來〉。《皇冠》426（1989 年 8 月）：84-90。

馬中欣 (2009)：《三毛之謎》。臺北：旗林文化。

古繼堂 (2001)：〈死得怪異・突然・奇巧〉。張景然編著。《哭泣的百合：三毛死於謀殺》。北京：中國盲文出版社。頁 19-20。

張景然編著 (2001)：《哭泣的百合：三毛死於謀殺》。北京：中國盲文出版社。

夢西筆潭 (2019)：2107-12-28 06:00。〈名人三毛靈異四・三毛的靈異之詭異的自殺〉。擷取自網路 https:www.pixpo.net/culture/0I04ODU8.html。最近查閱時間 2/14/2019。

〈墨西哥不只有捲餅，雖三毛領略拉美風物〉(2016)：2016/3/26。來源：搜狐。原文

網址：https://read01.com/NndNJB.html 。最近查閱時間 2/14/2019。

眭澔平 (2010)：《三毛最後一封信》。臺北縣新店市：人類智庫文化。

黃光國 (2016)：〈三島與三毛：自我的追尋與逃避〉。蔡振念編選。《三毛 (一九四三—一九九一)》。台南市：臺灣文學館。頁 253-261。

桂文亞 (1991)：〈飛。三毛作品的今昔〉。三毛。《雨季不再來》。台北：皇冠文化。頁 223-231。原載《皇冠雜誌》268 (1976 年 6 月)。

朱西寧 (1979)：〈唐人三毛〉。三毛。《溫柔的夜》。臺北：皇冠雜誌社。頁 4。

張雪婇 (2013)：〈胡品清寫水晶球世界〉。張雪婇。《當代華文女作家論》。台北：秀威資訊。頁 9-29。

-------- (1998)：〈唐代傳奇中的女俠〉。《當代》126 (1998 年 2 月)：114-127。

李敖大師 (2007)：〈「三毛式偽善」和「金庸式偽善」〉(1981 年作)。《李敖雜文選》，2007-5-19 05：34。擷取自網路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59a7b13010009s6.html。最近查閱時間 2/18/2019。

繆進蘭 (2001)：〈哭愛女三毛〉。張景然編著。《哭泣的百合：三毛死於謀殺》。北京：中國盲文出版社。頁 278。

平鑫濤 (1997)：〈這件事太意外了〉。李東。《三毛的夢與人生》。台北縣中和市：知書房出版。頁 222-223。

附錄

一、



二、

